

河北教育出版社

天籁的绘画

TIAN LAI DE HUI HUA

徐忠平 编著

天▪籁▪的▪绘▪画

徐忠平 编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籁的绘画 / 徐忠平编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6

ISBN 7-5434-5383-5

I. 天 ... II. 徐 ... III. 绘画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J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8983 号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出 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制 版 / 北京图文天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 深圳佳信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12 印张

出版日期 /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48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徐春芳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 8641274

邮购地址：050061，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序

原生艺术：理想的天国

贾方舟

忠平有一个理想，他想让艺术重新回归到它的原生状态，即让个体生命本身原有的艺术天赋不加修饰地展现出来。我们不妨把这种源自心灵的纯然天成的艺术称作“原生艺术”。

“原生艺术”拒绝陈腐的学院技巧，倡导艺术家率真而自由的天性发挥。原始艺术、儿童艺术、民间艺术都具有这种性质，但由于它们还缺少人类整体文化的积淀，所以还只能是一种处在初始状态的艺术。如何将人类这种无拘无束的天性与秉赋升华到更高的境界，这正是徐忠平的实验目标。

首先我们确认徐忠平的理想有其可行的现实根据。可以说，诞生于上世纪初的西方现代艺术就是一次对僵化的学院艺术的整体性突围。那些各有独特的建树的大师级人物，都是处在学院体制之外，以自己的艺术天性创造了新的审美趣味的人。塞尚、高更、凡高、毕加索、杜尚……这些人都未经过正规的学院教育。他们的经历说明，学院并不是所有艺术家的必经之路。一些天才艺术家，即使经过了学院训练，但也未能泯灭他们的艺术天性，像莫底利阿尼、苏丁这样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成就同样来自于他们的天性创造。

特别是那位被称为“原始人”的税务员卢梭，在知天命之年辞去职务，开始画画，并成为开宗创派的大师，被封为“现代艺术的创始人之一”。事实上，在他的同代人中，被称为“新原始画家”的不只他一个，如维文、塞拉菲娜、佩罗奈、包尚和波布瓦。这些画家像是受到“天职的驱使”，以一种“原始的观察”和惊人的纯洁与安详，创造了“奇迹般的原始诗意，表现出人和世界之间内在的古老交流”。并以独特本能的创造确立了他们在现代艺术史中的地位。

“原生艺术”这一概念由法国现代艺术家让·杜布菲(1901~1985)首次提出。他将“原生艺术”看做是与“文化艺术”相对的一个“非文化”概念。他在《爱原生艺术更甚于文化艺术》一文中认为原生艺术“显现出自发与强烈独创性的特征，尽可能少地依赖传统艺术与文化的陈腔滥调，而且作者都是

些默默无闻的、与职业艺术圈没有关系的人”。“也就是说，没有受到文化艺术污染的人所做出来的东西，那些作品很少或根本没有模仿，与发生在知识分子那里的现象刚好相反，因此它们的作者全部……都是从他们自己的内心，而不是从古典或流行的艺术的陈腔滥调中去掏出的”。

让·杜布菲不仅对“原生艺术”予以极大的肯定、推广和长期不懈的收藏，而且，他还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甚至可以说，杜布菲的艺术本身已经具有“原生艺术”的诸多特征。或者说，他是一位光大了“原生艺术”的实践者，一位崇尚“原生艺术”并在创造类似“原生艺术”的现代艺术大师。

徐忠平同样在这种“原生态”的艺术中看到了自己的艺术理想，感叹于那些天性的艺术创造。于是，他的实验就从他的身边开始：从他的妻子、女儿、友人中发掘他们的艺术天性。在他的诱导下，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不断被“矫正”的技艺，而是从生命的“原点”中激活出来的、纯然的生命痕迹。这些率真的天性创造，跨越了技能语言的屏障，直接迈向了艺术的天国。他们的作品，常常是学了多少年艺术的人求之不得的，恰如王国维所比喻的一种境界：

众里寻她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徐忠平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从自己实验的起点，一眼就看到那“灯火阑珊”的艺术前景。

2003年4月6日
改于北京上苑三径居

人的表达欲望和艺术的天性

邓平祥

人是一个怀着表达欲望的精灵。

人的表达欲望使人摆脱了被动生存、动物性生存的状况，人因此而得到超越自己、超越生存的权利，人也因此而得到了自由——这是创造的自由、精神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

虽然表达的欲望是人人都有的，但使人的表达欲望具有精神性和文化性，则是艺术的法则和文化的法则。具备了这个法则，人最终脱离了动物性的存在而成为了人。

人自从创造了文化之后，就与生俱来地具备了两种本原的冲动——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理性冲动)。人因感性冲动而有了直觉，想像、幻想、爱情、性爱——这些都是艺术得以产生的本原；形式冲动使人创造了公式、定律、逻辑、法律等等，这是人之为社会动物所必须的。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使人在生命精神和文化精神两大方面得到了整合，人因此成为了文化的动物、符号的动物和社会的动物。综观人类历史，人类就是在两种基本冲动的消长、起伏中走过来的。当形式冲动压制感性冲动时人的生命精神就受到了压制，于是历史就呼唤潘神、酒神和爱神来表征他们、肯定他们、象征他们。这就是艺术和艺术的精神。因此哲人说，艺术是离上帝最近的路。而毕加索甚至说：艺术将最终胜利。

文事盛极而衰、礼失而求诸野——这是事物的法则，文化也概莫能外。艺术作为文化的特殊形式，在文化史和艺术史上，既能形象地表达文化的衰落，相反她也能充沛和激励一个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的形成，这一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最著名的例子。基于这一历史的例证，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尤其是与体制文化的关系就越来越有独立性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艺术的崛起说到根本点上是艺术向人的本原和人的天性的复归。

现存的艺术法则和秩序，尚是一个文人艺术、精英艺术、学院艺术占主导的世界，那种天性的艺术、质朴的艺术、稚拙的艺术还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

位，这里可以提出三个问题：一是这种艺术独立价值的确立，二是她们对于文人艺术、精英艺术、学院艺术的提示和冲击意义，三是她们的身份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身份制的社会，它喜欢以身份来定义艺术，因此农民画、儿童画、民间艺术等等，成为了天性艺术、质朴艺术、稚拙艺术的人为圈禁，这本身就带有某种歧视性，它是一种文化法则的不公道和不公正。

艺术的身份制是封建政治和绝对权力的延伸物，中国的艺术首先应否定身份对艺术的定义，并恢复艺术以风格定义、以语言定义、以形式定义和以工具材料定义的权利。

画家徐忠平和他的天籁之梦

刘 彦

艺术是生命的彩虹，是神秘的大自然赐予那些纯美心灵的恩典。领取这恩典的资格，不是正统美术学院的毕业证书，不是一般人所说的能力、毅力，甚至也不是一般人所仰慕的创造力。艺术就其本性而言，就不是一种职业、一门技能，也不偏爱成就、名望和社会地位。古往今来，人类一直以其攀援心推测有关艺术与艺术家的秘密，并垂涎于艺术相关的虚荣和利益。可是，有多少人能够坦然地承认，那些纯出天然、毫无矫饰和功利目的的人的诚意之作才是真正艺术品。有多少人能够不被那些假美学子所欺骗，不被盲人教师所误导，用自己天籁的心灵之眼，看见那道美丽的彩虹？

在人的成长中，如果童贞是无可挽留的，而真正的艺术却可以使人永葆天真。每一个人都拥有过天真，都曾在天籁的时光中接近那道神秘美丽的彩虹。可是这一切美妙的生命体验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都慢慢地被学院教育剥夺了。今天，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像可怜的盲人一样谈论着彩虹的美丽，频频地使用着艺术这个令我们激动不已的词汇，但都在不知不觉中，重复上演着“皇帝的新衣”这个古老可笑的闹剧。

就是在这样一个虚伪甚深、人的审美麻痹境况中，画家徐忠平一如既往地坚守着他对于“艺术取自于天籁”的信念和正见，并将其付诸实践，徐忠平是一个率性而又天真的人，他像一个追赶彩虹的孩子，在“艺术”这个美丽而又肮脏的词中做着他认定的工作，欢喜而又落寞地走一条远离学院和主流时尚的通向艺术之真谛的道路上。多年来，老徐把绘画与生活、亲情、友情融为一体，不带任何目的地去发现鼓励、感染、培养他身边的人。这些人有儿童，也有成年人，甚至老人，以及他的妻子和女儿们，他们在老徐的启发和带动下，拿起了画笔，凭着天籁的眼睛和天真的直觉作画，同时，也在徐忠平所营造的艺术氛围中，通过亲身的实践，恢复了天籁的眼睛和天真的直觉。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学院的陈腐，造作的努力，更看不到文化人名垂他人的欲望和扭曲嫁接的伤痕。画面上洋溢着自由、欢悦，透露着无知的真和无畏的美。从这些形式各异、淋漓畅快的图画中，我们看到的是从生命的本身之外绽放出的天籁之华。

今天，艺术作为人与自然的内在联系，在文明与发展中变得越来越脆弱和渺茫了。同所有真爱艺术的人一样，老徐在商业繁荣中变得沉默，在多元化发展中变得偏执，在荒谬、误解和折扣中不忍离去，尽管如此，他仍坚守着自己对于艺术的理解，追求着他的天籁之梦。他相信，自己所忧虑和思索的问题，也是人类面对新的文明，应该共同忧虑和思索的问题。

人类面临的21世纪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大自然不再是一个无限慈爱、乳汁丰盛的母亲，而是一个必须被送往急救中心的老太太。应被急救的不仅仅是环境，还有人类的心灵。我们的心灵被束缚得太紧，算计得太深了，她没有了想像、天真，没有了激情和诗意。人们在互联网中变成了身份不明的幽灵，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变成了没有亲人的孤儿，在无比强大的机器中变成了四肢柔弱的裸猿，在文件、广告和说明书中变成了焦虑无知的文盲。在此，心灵多么需要开启天籁的智性和光明啊！

徐忠平实际上在为我们，为我们的文明做着一件意义非凡的工作。相信他将会更富建设性，更系统地发展和推广自己的艺术主张和实践方法，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在艺术中发展自己的天性，开启天籁的智慧宝藏，让更多的成年人通过绘画，找到已被尘封的、返回本性天真的道路，也让我们的眼睛在汗牛充栋的“超级艺术”竞技中得见真正的彩虹。

2003年3月10日于北京

目 录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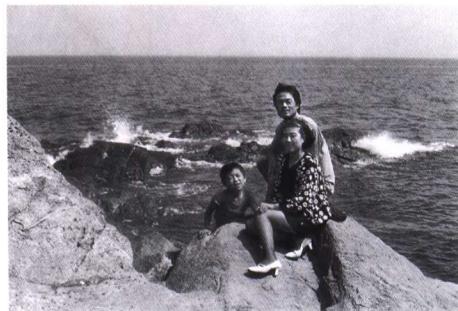
- 牟淑芹 2>>17
- 尹宪华 18>>29
- 娟子 30>>41
- 李旋 42>>49
- 王淑梅 50>>57
- 徐超 58>>69
- 徐泊 70>>81
- 徐汀 82>>93
- 赵莹 94>>105
- 马文双 106>>117
- 郑建桥 118>>127
- 侯桂清 128>>139
- 周文星 140>>147
- 毛毛 148>>153
- 玲子 154>>169
- 徐忠平 170>>179
- 后记 180>>181

一九五六年生于黑龙江，幼师毕业，做过幼师、文秘、行政科员政工师等工作。一九九九年
开始绘画，得到老师与朋友的肯定，更加增强了自信，现已创作了作品上百幅。现居住山
东省烟台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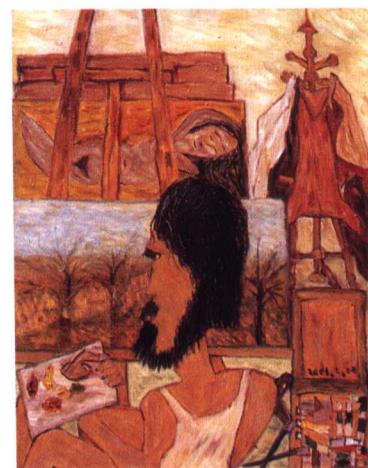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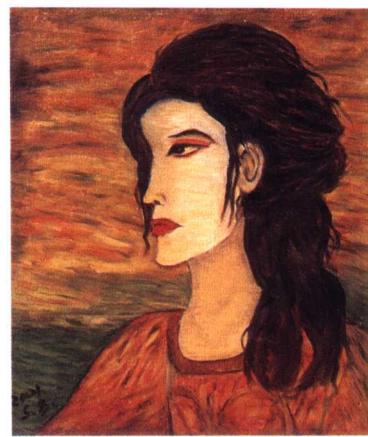
牟淑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画画，并且能够画得让几乎所有看过她的画的“画家们”一致称赞不已。多年来，她只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两年前，她从一个兢兢业业干好本职工作的单位干部变为在家赋闲的“闲”妻良母。在失落与寂寞之中，顺手拿起他先生的画笔、画色（她家中不乏各种艺术资料、工具材料等），随意涂抹起来，没想到这一下竟把她心中的郁闷释放出来了。她觉得自己找到了与这个世界沟通的方式，也可以说找到了真正能体验生命欢悦的秘密通道。她的作品很与她的性情相符：强烈、直接、凝重，其中又不乏受过艺术教育与受先生人格艺术影响的典雅及修养。西方艺术评论家贝尔说：重视艺术的人大都发现最使我们感动的艺术品，大部分是学者们说的“原始作品”。牟淑芹的作品在我看来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忠平评语）





牟淑芹 天籁的绘画
肖像(组) 油彩布面 50×35cm×3 2001年



自画像 油彩布面 60×40cm 2001年





牟淑芹 天籁的绘画
素描（一组） 炭笔纸板 40×35cm×3 2000年 / 老人肖像之一 炭笔纸板 40×40cm 2001年



风景之一 油彩纸板 50×35cm 1999年 / 风景之一 油彩纸板 50×30cm 1999年

